引人入胜的《清代满族服饰》

文　　良

一本装帧雅素、鲜明，内容引人入胜的《清代满族服饰》问世了。这是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的王云英同志多年从事清史和满族史研究的最新成果。

清代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它最终退出历史舞台距我们现在还不到八十年。满族在清代是高居统治地位的民族，清代满族的穿衣打扮，不单单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民族服饰问题，它关系到当时全国各族人民日常生活大事，而且还和今天的现实有密切联系。《清代满族服饰》的出版，不但在历史研究上，成为这方面的第一本专著，填补了空白，就是对我们现实人人不可须臾或缺的穿衣戴帽的继承和革新也有重大的意义。

《清代满族服饰》最引人入胜的地方就是其中以浓墨重笔所描绘的清代各种服饰式样。从头上戴的帽顶到脚上穿的鞋底，凡身上穿的戴的都做了应有尽有的介绍。特别是根据清代满族的特殊地位，对皇王贵族乃至官僚阔富的玄冠、黄裳、龙袍、衮服、顶戴、花翎、蟒袍、玉带等，尤为详细地加以叙述。男女穿戴，向来有别，清代满族也不例外。对此，本书也予以足够的重视，有相当的篇幅专门讲了清代满族妇女的服饰。

人们都知道旗袍是满族服装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而其中所包含着的学问却在《清代满族服饰》这部著作中才充分地反映出来。该书说，旗袍是当时男女老少，春夏秋冬，一年四季都可穿的衣服。它可以做成单夹皮棉。其结构和式样又很简单，圆领、捻襟、窄袖、四面开禊，有扣绊。这种衣服的最大优点是适应骑射的需要，行动方便。至于妇女的旗袍，还可以在襟上、领上加上各种颜色的装饰，显得格外美观。

马蹄袖在满族服饰上更有特点。《清代满族服饰》详细讲了它的名称，满语叫"哇哈"，也称"箭袖"，是袖口上接出的"袖头"，形为半圆，一般是径长半尺。因为满族原是狩猎民族，马蹄袖的作用就是在挽缰驰骋或盘弓搭箭时，覆盖手背，以保护其不被冻坏。

衣服领子虽然很小，而它的式样却大有讲究。《清代满族服饰》专门讲了一段领子的奥妙。原来清在入关前，满族穿的袍褂，不分男女，都是没有带领子的。脖上缠的是领条，与衣服脱离，俗称假领，一般用浅湖色或鸭青色的绸子、细布等做成，被以浆子，显得挺实，夏天图凉快不戴，就是"秃脖子"。女子戴的领条宽约二寸左右，一头掖在袍子大襟里，另一头自然垂直在胸前，好象一条小围巾，美观大方。入关后基本也是如此，清末才逐渐出现了一些戴领子的服装。至于满族穿的靴、鞋尽管许多人少许经历过，或在戏剧小说里看见过，却不能如《清代满族服饰》那么细加研究。如清代妇女穿的木底鞋，不但高跟一目了然，在那跟底上还分为"马蹄底"或"花盆底"，而且全跟还需用白布包裹起来，在不着地的部分，大多数用刺绣或穿珠加以装点。

清代的官服式样复杂，规定也最严格。《清代满族服饰》充分注意到这一点，特辟专章，并以全书三分之一以上的文字讲《清代的官服制度》，给人的印象极为深刻。因为官服是"官"与"服"的结合，所以该书抓住要害，讲皇帝、皇后的冠服，就讲它的至高无上的特殊性。天子的玄冠、黄裳、五方正色的衣服，处处与众不同。皇太极的一幅坐象上表示

他头戴夏朝冠，制作质料及冠顶饰物均高出百官一等。孝庄文皇后象上反映的是她戴的朝冠，周围有只展翅的金凤，金凤上又嵌了大小不等的珍珠、猫睛石三百零二颗，真为女服第一。对文武百官的服饰则着重于区分品序，辨别等威，非常必要。

满族是祖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大家庭中的一员，早就和兄弟民族进行交往，也很善于向其他民族学习。《清代满族服饰》一书，没有局限于一朝一代谈满族的服饰，而是实事求是科学地追溯了满族先世，从肃慎到女真，突出的是女真服饰的影响，同时，也指出了汉族、蒙古族等的服饰有些被满族吸收了。如肃慎族是东北地区比较古老的民族，他们是活动于白山黑水之间的狩猎民族，使用楛矢石砮，对后来的女真和满族的骑射有一脉相承的影响。而女真和满族更是"旧俗不殊"，穿戴基本相同。但是受汉族的影响也是明显的。如书中举出的坎肩，满族原来没有，是清军进关以后，看到汉族的"半臂"很好，就也穿起来了，又根据满族生活的习惯与特点做些改变，出现了巴图鲁坎肩等流行的式样。马褂，明朝已有，清朝照样制作和穿用，文官武臣的补服，明朝已有了按品级而有所不同的禽兽图案，清朝只在标志上略加修改，使之更为完善。所谓龙爪以多寡分尊卑，也非独于清朝，而是元朝开其端，明清依制而行。这种考竟源流，追溯本源，使满族服饰本身具有了科学存在的基础，也使《清代满族服饰》这一著作倍受人们喜爱。

不仅如此，《清代满族服饰》一书，还结合满族的崛起和清朝对全国的统治，讲到了满族服饰和社会物质生活及精神文明的整个联系，对与之相关的剃发易服也做了适当的评价。《清代满族服饰》作者认为，和入关前清朝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相适应，当时的官服也分成了两个阶段，即后金时期和崇德时期。这两个时期虽有不同，却都有草创之初的特点。清代官服的鼎成时期是顺治入关以后形成的。作者按编年顺序一连举出了顺治年间共二十一次规定的服饰地定制和改制，对全国军民人等，上至王公大臣，下及黎民百姓以至奴仆、优人的衣着服饰都毫无例外地做了规定，并即遵行。康熙、雍正、乾隆各朝都未曾做大的更动。对清朝入关前后强迫汉人剃发易服的行径，作者一方面抨击了它的强制性和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政治目的，另方面在易服上又指出其所推行的长袍、短褂式服装有一定的生命力，对汉族的传统服装有一种补充和发展的意义。

《清代满族服饰》一书在写法上，我们觉得应该提出的是作者王云英同志多年在沈阳故宫博物院工作，得以亲自目睹院藏大量珍贵的清代服饰实物，又从档案、实录及笔记小说中搜集了很多的文献资料，加上本人在满族人民中间做过实地调查，所以这部著作在资料方面非常丰富，可靠性极强。而在文字表达方面，由于把服饰和人物故事联系起来，物中有人，以人说物，与其说是讲的一件件服饰，不如说是展示了一个个人物肖象、生动形象，不落俗套。书中插入了彩图二十四幅，都是外界难以看到的，黑白图象四十一幅，文图并茂，相得益彰。全书的章节安排，别具匠心，纵观全貌，恰似一幅精工编织的彩锦，熔天才与功夫于一炉，绚丽光华。

稍感不足的是细致之中也有粗疏的地方，如引用的资料注解不详实，错字也非一二。最遗憾的是两位朝鲜历史人物的活动和著述搞得很错乱。申忠一去过赫图阿拉是事实，但他见到努尔哈赤的装束是在费阿拉。书中把赫图阿拉当成了费阿拉（第12页）。又有《建州闻见录》为朝鲜人李民寏所著，非申忠一之作。书中误为申忠一是其作者了（第116页）。而看到努尔哈赤"手持念珠而数"的是李民寏，不是申忠一。书中有误（第135页）。这些小小的失误，不影响这部佳作总的学术价值。我们谨希望有机会加以纠正。